

人间烟火

黄泥巷 飞花巷

□马志丁

胜日寻芳，沿着204国道自东向西“误入”杨家山里的黄泥巷。这一“误入”不打紧，眼前一下呈现出水彩盘被打翻的景象，如诗如画，如梦如幻。

不算太窄的水泥路两侧的田野是开阔的，只是繁花满枝的樱桃树将手拦在后视镜上，伸进车窗里，把花瓣撒在车座上，将绿油油的麦田撩拨得时隐时现罢了。麦苗们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在招手，更像是手舞足蹈地欢迎。而麦田里的杏花或孤芳自赏，或三五成群，或连成一片，为麦田配着典雅的白色。田野里，一两个躬耕的村民，洋溢着笑脸，忙着为画添色，或是一会儿抬头观望穿梭的车辆与游人，或是唤一下撒着欢儿追逐喜鹊的柴狗，望向远处粉黛的山麓。

村口是一个三岔路，路口醒目处立着一块别具一格的“杨家山里黄泥巷”名牌。了解得知，杨家山里不是一个村的名字，而是一个革命老区，是铁山街道东南崖、西北庄、上沟等6个村庄的统称，黄泥巷也是其中之一。沿路缓缓前行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造型各异的樱桃树，雪白的花朵娇艳盛开。透过樱花向右观望，有一处不大的池塘，池水清澈见底，泛起微波。水中

没见鱼儿嬉戏，也看不到一丝杂草。鱼儿或许是被暖阳醺醉偷懒休息去了，杂草或许是还没到繁盛的时候，正在水底的石缝中吱吱冒芽。硕大的木质水车造景立在水中，为这方池塘增添了灵动。以水车为点，再向前延伸，便是一片青翠的草地，也许这就是黄泥巷新建的口袋公园了。几对新人在摄影师的指挥下，一会儿几对靠在粉色锦缎编成的拱门上，一会儿倾倚在草地上，一会儿又拦腰对脸深情地望着对方，并以高难度动作将大长腿指向池塘，惊扰了叽叽喳喳的鸟儿，惊羞了只剩下三颗牙齿的老奶奶。

黄泥巷的小河，缓缓流淌，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。那浅浅的河中，竟有二十四个磨盘接受着水洗洗礼。它们错落有致地排成两行，横在河道里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，为游人提供了别样的乐趣。小河上横跨着一座安澜小桥，桥栏没有过多的装饰，古朴雅致，透着一种岁月的沧桑，像一位慈祥的老人默默守护着这片村落。

红瓦白墙的民舍，与高低不一的院墙融合在一起。门框上，还未褪色的对联，显得格外抢眼，“福门瑞气常盈户，宝地祥云永绕家”，诉说着淳朴

的民风 and 安泰的生活。微风拂过，花瓣轻轻飘落，宛如一场粉色的雨，洒向小巷的每一个角落。

小河的南岸，那是最热闹不过了。穿着各色汉服的男男女女，三步一停地拍照留念，抱孩子的、偕老伴的、随团游的，大家肆无忌惮地欢笑着、感叹着，和樱花“热聊”着。小商小贩也乐在其中，铁板鱿鱼、鲜榨橙汁、精美小饰品……各种各样的摊位为这春日的村子增添了热闹与繁荣。

曲径悠悠，商贩摊位的南侧就是适合游人散步、歇脚的石板路、简便座椅了。一些亭台、造景造型独特，干净整洁，或隐于花间，或傍于水边，或安于树下，每一处都显得那么和谐而自然。这时的我，仿佛置身于《清明上河图》中，小桥流水、樱桃花海、杏花田野，让我深切感受到宁静与安详。

暖阳继续普照着。东西长1000米、南北宽800米的黄泥巷，就这样藏娇于山水之间，成为“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”的地方。在这里，每个人都愿意成为这个童话世界中的一个角色，祛除生活的芜杂，永远沉醉。在这里，每个人都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，感受大自然的静谧与美好。

琅琊放歌

岸

□殷翠丽

风跌落清澈的海面
浪花卷了一层又一层
岸，试了试水的温度
又回头试了试小草的体温

万里江山跳跃着四季的气息
岸，只闪烁着星火的眼睛
望向远方

它从不放纵独立的情绪
它敞开心怀
迎接归来的亲吻
它敞开心怀
让飘飘的身影成为故人

结香

□刘玮

仿佛一种神奇的安排
初见，我是在拂晓
开着车来看它的
那种迫不及待的意味
似乎连诗的凝练都概括不出
只能在心里反复地哼唱一句
唯有“我和它”的歌

我来时，它轻轻地对着我点头
满脸的惬意

它用宽广的胸怀接近我
以独有的香气拥我入怀
畅叙曦霞和烟岚
吐露自由和信仰
返青、解冻、奔流
这些与春天有关的词语
也在我在它之间萦绕不散
呼唤着彼此的名字
群星都隐在了我们的生命里

从曦光初现到落日黄昏
牵着飘香的手
我和它用眼神告别
清明结香，结香清明

春归念春暖

□丁莉莉

轻点小池两点水
春已归
寒风不消退
更似冬徘徊
误会
谁言春光明媚
却不任春寒料峭形憔悴
梅香如故
漫卷诗书意全无
心思随香去
东风欲暖青石路
乱扶柳丝
怎惹芳心妒
已闻莺啼啭
又念春归燕
盼春春归念春暖
只待花满园

往事悠悠

记忆中的茅针与茅根

□樊泽宝

童年，老家的田野里生长着一种茅草，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。每年开春后，茅草叶子都还没长出，却首先冒出一根根茅针（当地叫“扎银”）来。那时，这是不可多得的美食，味蕾的美妙记忆在我心中绵延至今。

“扎银”钻出土层后，会高出地面五六公分。此时，其既不老也不太嫩，正是掐来吃的最佳时节。这些嫩嫩的、绿绿的“扎银”，密密麻麻的一根挨着一根，我们发现后会立即蹲下一根一根地掐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“扎银扎银，今年掐了明年还您”，不一会儿就能掐一大把。

掐满一把后，就坐在田埂上吃。先小心剥开几层芭衣，露出绵长白软的嫩茅芯肉，轻轻采撷下来，放到嘴里慢慢咀嚼。“扎银”爽滑、甜嫩，柔韧中

带着甜津，草香中含着清冽，让人满嘴尽是初春气息。清新与甘甜盈满口腔，那味道比棉花糖要好上几百倍。

“扎银”的鲜嫩期也就一天半日，时间一长，嫩芯就变老了。如果掐的“扎银”多，一时吃不了，我们便会装到衣服口袋里，拿到学校与其他同学分享。

除了“扎银”，茅根的美味也令我难忘。农村的孩子常年拾草剁菜，会随身携带二齿铁钩子，有时还会专门为挖茅根而扛着半大的碾头。我们就是用这些工具，从土里刨出一根长长的茅根洗净，按照节骨断开，一节节塞入口中，细细地嚼、慢慢地品。茅根甜甜的，像蔗糖一样，很好吃，而且可以从开春吃到初冬。

现在的人讲究养生，网上说茅根茎含葡萄糖、柠檬酸、芦竹素等，这些

名词我们小时候连听都没听过。那时我们只知道它是荒草闲地里怎么挖也挖不尽的野草之一，春天生芽、夏天开花、秋天挖根。

挖出的茅根，除了随挖随吃解馋外，我们会用小麻绳捆绑好，拿到河里或水库边用清水清洗干净。然后，拿回家慢慢整理，掐头去尾，剪去根须，截成小段，在太阳下晒干。然后，将大部分拿到供销社采购站卖钱。

现在，茅根已离我们远去了。大包干后，土地分产到户，部分村民租用挖掘机、推土机等大型农用机械将土地深翻，把沟壑推平、林场草地铲平，疯长的茅根从此绝了踪影。即便有，也没有小孩子再去挖茅根了。那掐“扎银”、挖茅根的场景便成了我们这代人遥远的回忆。

朝花夕拾

缘分

□张巍

收藏行里最讲究眼力，因此行内人大多互称老师，一种常见而不失礼节的称谓。而我的藏友侯老师的确是老师，他从知名美术学院的油画专业毕业，在大学从事美术专业教学和创作工作。由于审美造诣较高，他对老家具的鉴赏颇有见地，在圈内小有名气。与他交往十余年，我见过不少“好东西”，也长了些见识。他也先后转给我几样，我都视若拱璧。

那天去他家，我们边聊天边欣赏身边的老家具。这些百年老家具按照明清旧式家居陈设，彰显出宁静、质朴、素雅的格调。当我走进南面卧室时，架子上的一件竹编茶提箱立即吸引了我，以前也见过类似样式的提箱，

这件却与众不同，它的尺寸窄窄的，比例恰到好处，瞧着特秀气。

“这件不错，怎么以前没见过？”
“你见过的。”侯老师笑着答道。
我也笑着回复：“没印象了。”
转念一想，大概是见过，之所以没有印象，可能是因时因地感受不同罢了。此时喜欢怎肯错过，我便说：“我拿着吧。”

可能知道茶提箱就要不属于自己的了，侯老师便把它放在桌子上，再点缀以茶杯盖托等茶具，几个角度反复拍照，留下念想。

侯老师尤其喜欢竹器，有一件竹包锡香摆件他几次都没有松口。我知道此时他内心多有不舍，正对茶提箱

作着最后的道别。

对于我们这些普通收藏爱好者来说，“断舍离”是经常要面临的，既要满足喜爱拥有的欲望，又不得不考虑经济承受能力。侯老师经常向我说起他经手过的老家具，并打开手机给我看留下的照片，其间多伴有啧啧叹息声，流露出舍不得、留恋和遗憾甚至后悔的情绪。

器物不可能永远都是一个人的，因此行内也就有了“过眼既拥有”的说法，更看重的是其中的缘分，而这种缘分也大多与“意外”和“注定”相联系，为收藏爱好者每每所津津乐道。我们每个人在器物面前都只不过是历史的匆匆过客，而留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以及人与器物之间的缘分。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

